

于豪亮著作二種

馬王堆帛書

《周易》釋文校注

書中對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《周易》中的《六十四卦》、《繫辭》、卷後佚書做了釋文，並與傳世幾個《周易》版本（包括漢石經、《周易集解》、唐石經、敦煌寫本、宋本、阮本等）進行了校勘與注釋。

通過此番比較，可以更清楚地瞭解到《周易》在流傳過程中所經歷的整理加工、刪節編排、改字潤色等方面的演變。

于豪亮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馬王堆帛書

《周易》釋文校注

書中對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《周易》中的《六十四卦》、《繫辭》、卷後佚書做了釋文，並與傳世幾個《周易》版本（包括漢石經、《周易集解》、唐石經、敦煌寫本、宋本、阮本等）進行了校勘與注釋。

通過此番比較，可以更清楚地瞭解到《周易》在流傳過程中所經歷的整理加工、刪節編排、改字潤色等方面的演變。

于豪亮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馬王堆帛書《周易》釋文校注 / 于豪亮著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. 12

(于豪亮著作二種)

ISBN 978-7-5325-7083-6

I. ①馬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《周易》—注釋 IV.
①B221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245415 號



馬王堆帛書《周易》釋文校注

于豪亮 著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崇明裕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87 × 1092 1/16 印張 13.5 插頁 2 字數 280,000

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7083-6

K · 1802 定價: 58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 讀者可向承印公司調換



上世紀60年代的作者



作者在山西太原參加第二屆古文字學術研究會（1981年）



作者與徐中舒先生（右）合影（1981年）



手稿一

其心而後許，定位而後求。君子修於此三（四下）者，故存也。危以動，則人弗與也，無三德而
 求，則人弗予也。莫之予，則傷之者必至矣。易曰：莫益（四上）之，或擊之，立心自恆，則
 此之謂道也。夫子老而好易，居則在室，子輿曰：夫（四下）子完日教此弟子曰：德行亡者神靈
 靈之規，知謀遠者卜筮之策，賜以此為然矣。以比言取之，賜繻（四上）之為也。夫子何以
 老而好之乎？夫子曰：君子言以果方也，前羊而主者，弗羊而巧也。（四上）察其要者，不越其應，
 尚書多於易（謬），周易未失也，且又自古之遺言焉。予非安其用也，予樂其辭也。□□（四上）
 尤於□□□□如是則君子已重過矣。賜聞諸夫，子曰：孫正而行義，則人不惑矣。夫（四下）
 子今不安其用而樂其辭，則是用倚於人也，而可乎？子曰：校也（或賜），吾告女（或易之道矣），□
 □□□□□□（四上）□百生（姓）□□□易也。夫易固（剛者使知聖博），柔者使知圖，惡人為而不
 忘，衛人為而去詐。文（四下）王仁，不得其志，以成其處，紂可无道。文王作諱而辟咎，然後
 名始興也。予樂莫知之□□□之自□□（四上）予何□事紂乎？子輿曰：夫子亦信其筮乎？子曰：
 吾百占而才當，唯周梁山之占也，亦必（四下）從其多者而已。子曰：易我後其祝卜矣，我觀其
 德義耳也。無賢而違乎數，明數而違乎德，又（有）仁□（五上）者而義行之耳，賢而不達於數，則
 則其為之五，數而不達於德，則其為之史。史巫之筮，鄉嚮（五下）之而未也。□□之而非也，
 後世之士疑立者，或以易乎？吾求其德而已，吾與史巫同塗塗而殊歸者也。君（五一上）子德行焉求

手稿二

目 次

總論	1
《六十四卦》釋文	15
《六十四卦》校	39
《繫辭》釋文校注	107
卷後佚書釋文校注	159



總

論



帛書《周易》*

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《周易》分爲三部分。即：（一）《六十四卦》。這是通常被稱爲《經》的部分，共約 4 900 餘字。（二）《六十四卦》卷後的佚書。除了很少一部分見於今本《繫辭·下》以外，此書的其餘部分，都是不曾流傳下來的佚書，內容是孔子和他的學生討論卦、爻辭含義的記錄。估計這部分原來約有 11 000 餘字，因帛書殘破，現存約 9 000 餘字。（三）《繫辭》。同今本《繫辭》有相當出入：沒有今本《繫辭·上》的第八章（即“大衍之數五十”章），今本《繫辭·下》第四章的第五、第六、第八、第九等四節又在上述的佚書之內。除此以外，今本《繫辭》大致都包含在帛書《繫辭》裏面，不過兩者章節的次序不很相同，文句也有差異。帛書《繫辭》還包含了今本《說卦》的前三節，又有 2 000 餘字爲今本《繫辭》所無。帛書《繫辭》共約 6 700 餘字。《六十四卦》、卷後佚書、《繫辭》，三部分共約 21 000 餘字。

下面分別就這三部分略加介紹。

一 《六十四卦》

帛書《六十四卦》可以稱爲別本《周易》，因爲它同已知《周易》的各種本子都不相同。不僅卦名不同，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、卦辭、爻辭也不相同。

現將帛書《六十四卦》、卷後佚書、《繫辭》同漢石經、通行本（阮刻注疏本）的卦名列表於後（見下頁），供讀者參考。

從表上可以看出，卦名不同，只是字形不同而已，字的讀音都相同或相近，可以通假。

帛書《六十四卦》	鍵	婦	掾	禮	訟	同人	无孟	狗	根	泰蓄	剥	損	蒙	贲	頤	箇	贛	禰	比	
卷後佚書	鍵			履		同人	无孟		根			損							比	
帛書《繫辭》	鍵	婦		履	容		无孟	均、句		大畜		損							禰	比
漢石經	乾	否		履	訟				艮		剥	損	蒙	贲	頤	蠱	欽		比	
通行本	乾	否	遯	履	訟	同人	無妄	姤	艮	大畜	剥	損	蒙	贲	頤	蠱	坎	需	比	

* 于豪亮同志遺稿《帛書〈周易〉》爲 1976 年前所寫，曾隨《馬王堆帛書〈六十四卦〉釋文》同時發表於《文物》1984 年第 3 期。

蹇	節	既濟	屯	井	辰	泰壯	餘	少過	歸妹	解	豐	恆	川		謙	林	師	明夷	復	登	奪	夬
蹇			屯				子		歸妹		豐	恆	川	柰	謙	謙	師	明夷	覆			
		既齋	肫	井		大莊 大牀 口壯	餘	少過	歸妹			恆	川		謙	林	師		復	登	說	
蹇	節			井	震	大壯	豫	小過	歸妹	解	豐(豐)	恆	川	泰			師		復	升	兌	夬
蹇	節	既濟	屯	井	震	大壯	豫	小過	歸妹	解	豐	恆	坤	泰	謙	臨	師	明夷	復	升	兌	夬

卒	欽	困	勒	隋	泰過	羅	大有	潛	旅	乖	未濟	筮	鼎	筭	少菽	觀	漸	中復	渙	家人	益	
		困									未濟		鼎			觀		中覆	矣	渙		益
				隋	大過	羅	大有		誦	未齋	筮蓋 筮開				小蓄	觀			矣	家人	益	
		困	革			離	大有		旅	睽		噬	鼎	巽		觀	漸				益	
萃	咸	困	革	隨	大過	離	大有	晉	旅	睽	未濟	噬嗑	鼎	巽	小畜	觀	漸	中孚	渙	家人	益	

需要指出的是，帛書的卦名有兩個與《歸藏》有關。一個是欽卦，帛書的欽卦，通行本是咸卦^①。《歸藏》也有欽卦，朱彝尊《經義考》云：“欽在恒之前則咸也。”帛書《周易》同《歸藏》的咸卦都名為欽卦，應該不是巧合。另一個是林卦，帛書的林卦是通行本的臨卦。《歸藏》有“林禍”，李過《西溪易說》云：“臨為林禍。”帛書《周易》與《歸藏》同一“林”字，也顯得兩者有一定的淵源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不載《歸藏》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云：“《歸藏》漢初已亡，按晉《中經》有之。”孔穎達在《周易正義》中稱之為“偽妄之書”，從此以後，人們都把《歸藏》當作偽書。我們認為《歸藏》不是偽書，因為咸卦又名欽卦，不見於已知的各家《周易》，只見於帛書和《歸藏》，這說明《歸藏》同帛書《周易》有一定的關係，而帛書《周易》漢初已不傳，所以《歸藏》成書，絕不晚於戰國，並不是漢以後的人所能偽造的。

帛書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與通行本不同。上表的次序就是帛書排列的次序。它的排列有規律可尋，不像通行本需要有一篇《序卦傳》來說明排列的理由。

帛書上卦排列的次序是：鍵(乾)、根(艮)、贛(坎)、辰(震)、川(坤)、奪(兌)、羅(離)、筭(巽)。下卦排列的次序是：鍵(乾)、川(坤)、根(艮)、奪(兌)、贛(坎)、羅(離)、辰(震)、筭(巽)。上卦的鍵(乾)，依次同下卦的八個卦組合，成為鍵(乾)、婦(否)、掾(遯)、禮(履)、訟、同人、无孟(无妄)、狗(姤)。然後，上卦的根(艮)再同下卦的八個卦組合，組合時，把下卦的根(艮)提到前面，先同根(艮)組合，再依次同其餘七個卦組合。這樣就組合成為根(艮)、泰蓄(大畜)、剝、損、蒙、繫(賁)、頤、箇(蠱)。然後，上卦的贛(坎)再同下卦組合，組

^① 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《易》之咸，見夫婦。……咸，感也。”是荀子所記之《周易》同於今本而不同於帛書。

合時，把下卦的贛(坎)提到前面，先同贛(坎)組合，再依次同其餘七個卦組合。這樣就組成爲習贛(坎)、禱(需)、比、蹇(蹇)、節、既濟、屯、井。然後，上卦的辰(震)、川(坤)、奪(兌)、羅(離)、筭(巽)先後以同樣的方式，分別同下卦的八個卦組合。這樣，就排列成爲六十四卦的次序。

爲什麼上卦排列的次序是鍵(乾)、根(艮)、贛(坎)、辰(震)、川(坤)、奪(兌)、羅(離)、筭(巽)，下卦排列的次序是鍵(乾)、川(坤)、根(艮)、奪(兌)、贛(坎)、羅(離)、辰(震)、筭(巽)呢？

帛書《繫辭》有這樣四句話：“天地定立(位)，〔山澤通氣〕，^①火水相射，雷風相搏(薄)。”今本《說卦傳》作“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”。我們以帛書的四句話作爲排列的依據，只把“火水”改爲“水火”，再根據傳統的乾爲天、坤爲地、艮爲山、兌爲澤、坎爲水、離爲火、震爲雷、巽爲風的說法，就可把八個卦作如下排列：



如上圖所示，從鍵(乾)起，從左至右的次序是：鍵(乾)、根(艮)、贛(坎)、辰(震)、川(坤)、奪(兌)、羅(離)、筭(巽)。這是上卦排列的次序。對角的兩卦相連，然後再從左至右，其次序是：鍵(乾)、川(坤)、根(艮)、奪(兌)、贛(坎)、羅(離)、辰(震)、筭(巽)。這是下卦排列的次序。

漢石經、《周易集解》和通行本，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相同，帛書却與之全然不同，因此，帛書本顯然是另一系統的本子。

帛書《六十四卦》同各本的卦辭、爻辭也頗有不同之處，現在分別加以討論。

(1) 帛書卦、爻辭優於今所見各本者

帛書明夷初九“明夷于蜚(飛)，垂其左翼，君子于行，三日不食”。各本均無“左”字^②，當以帛書有“左”字爲是。因爲有了“左”字不僅語句整齊，而且也同《詩·鴛鴦》“鴛鴦在梁，戢其左翼”語句相似。

帛書箇(蠱)之尚(上)九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德，兇(凶)”，通行本作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(《禮記·表記》引同)。兩相比較，應以帛書有“兇(凶)”字者爲是。因爲《周易》是筮書，帛書多一“凶”字，更符合《周易》體例。

帛書狗(姤)之初六“擊于金梯”，通行本作“繫于金柅”。《經典釋文》云：“柅，《說文》作欄，

① 帛書殘缺，根據通行本或根據上下文文義補的字，外加方括弧，以示區別。

② 《左傳》昭公五年引《易》亦無“左”字。

王肅作柅，子夏作鏑，蜀才作尼。”帛書的“梯”字應為“厓”的假借字^①，與柅、柅、尼、櫛、鏑諸字古音同在脂部，以音近相通假。《周易正義》說：“柅之為物，衆說不同。……惟馬云：‘柅者在車之下，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。’王（弼）注云：‘柅，制動之主。’蓋與馬同。”這就是說梯、柅、櫛是阻止車輪轉動的工具。因此，帛書“擊于金梯”的擊字就比通行本作繫好，繫字不應如字解而應讀為擊。《戰國策·齊策一》：“轄擊摩車而相過。”注：“擊，闕也。”《廣雅·釋言》：“礙，闕也。”所以“擊于金梯”就是礙於金梯、阻於金梯。同樣，帛書婦（否）之九五“擊于枹（苞）桑”，通行本“擊”字作“繫”，繫字也應讀為擊，擊字也訓為礙、阻^②。

帛書漸之六四：“鳴（鴻）漸于木，或直其寇，穀，无咎。”穀字下部殘缺，但顯然是從穀的字，此字當讀為穀。《說文·殳部》：“穀，從上擊下也。”《呂氏春秋·當務》：“下見六王五伯，將敲其頭也。”注：“敲音穀，擊也。”直讀為值。《史記·匈奴傳》：“諸左方王將，居東方，直上谷。”《索隱》：“古例以直為值，值者當也。”這幾句話的意思是，與“盜寇”相遇，擊之即無咎。這是比較容易理解的。通行本作“鴻漸于木，或得其桷，无咎”。王弼注：“或得其桷，遇安栖也。”桷是方形的屋椽，上面蓋瓦，并非鴻鳥栖息之處，為什麼鴻鳥“或得其桷”，就“遇安栖”了呢？可見王弼的注釋只是望文生義，解釋得非常牽強。以帛書和通行本對勘，我們可以知道通行本的“得”字應讀為“值”（古音同為之部入聲，音近相通），“桷”字應讀為“寇”（寇為侯部字，桷為侯部入聲字，音近相通），通行本又脫了一個“穀”字，所以難於理解。

帛書益之六四：“利用為家遷國。”通行本“家”作“依”，《周易正義》解釋為“依人而遷國”，增字解釋，不很妥當，應以帛書作“為家遷國”為是。“為”讀為“化”，易也。故“為家遷國”即遷家遷國。

帛書潛（晉）之六五：“矢得勿血（恤）。”王弼本作“失得勿恤”。《經典釋文》云：“失，馬、鄭、虞、王肅本作矢。”《周易集解》引荀爽亦作“矢”。知作“矢”是，王弼本作“失”，蓋以形近致誤。

(2) 帛書與各本不同，文義均可通者

帛書贛（坎）之六四：“算（尊）酒巧訣用缶。”通行本作“尊酒簋二用缶”。帛書的“巧”與“簋”同為幽部字，巧當讀為簋。訣從夫聲，當讀為簋。《說文繫傳》：“簋，古文簋从匚夫，臣錯曰夫聲。”陳逆簋的簋字也从夫聲作笑。所以訣可以假為簋。帛書作“巧（簋）訣（簋）”，通行本作“簋二”，文字雖有差異，文義的差別却不大，都能講得通。

帛書井之九二：“井瀆射付唯敝句。”《說文》：“瀆，溝也。”付讀為鮒，《文選·吳都賦》劉逵注引鄭玄：“山下有井，必因谷水，所生魚無大魚，但多鮒魚耳。”鮒魚就是鯽魚。“唯”應讀為“維”，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“維，係也。”敝句即敝筍，《詩》：“敝筍在梁。”《說文》：“筍，曲竹捕魚器

^① 《說文·广部》：“厓，礙止也。”

^② 聞一多《周易義證類纂》謂“繫于金柅”、“繫于苞桑”，繫字當讀為擊，正與帛書相合。

也。”古人或以弓矢射魚。《春秋》隱公五年：“公矢魚于棠。”《呂氏春秋·知度》：“非其人而欲有功，譬之若……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。”“井瀆射唯敝句”的意思是，井溝之中只能生長小鯽魚，以弓矢射魚，又安設破筍捕魚，弓矢不能射中小魚，破筍也無法捕小魚。這是比喻勞而無功。所以《象傳》說：“井谷射鮒，無與也。”“與”讀為“用”，也言其勞而無功。此句通行本作“井谷射鮒甕敝漏”。意思是，以弓矢射井裏的鯽魚，沒有得魚，反而將汲水的陶甕射破。帛書和通行本文義不同，但均可通。

(3) 帛書不如通行本者

帛書蒙卦卦辭：“〔非我求〕童蒙，童蒙求〔我，初筮〕吉，再參〔三〕犢〔瀆〕，犢〔瀆〕即〔則〕不吉。”漢石經殘字只存“不吉”兩字，因此可以推知“初筮”之下必定也是“吉”字。《周易集解》和通行本“吉”字均作“告”。從文義看，以作“告”為長。《禮記·表記》引《易》，《公羊傳》定公十五年何休注引《易》、《疏》引鄭玄《易注》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引《易》，都作“告”，不作“吉”，也證明當作“告”。“告”字與“吉”字形近易訛，帛書和漢石經均以此致誤。

帛書還有一些抄寫上的錯誤，如師之尚〔上〕六“大人君有命”，《周易》中“大君”一詞數見，知此處衍一“人”字。奪〔兌〕之九二“孚吉，悔亡”，漢石經、唐石經、《周易集解》、通行本均作“孚兌吉”，知帛書“孚”字下脫一“奪〔兌〕”字。

(4) 帛書的古字古義

帛書卦、爻辭中的古字古義不少，略加說明於下。帛書師之六三“師或與〔輿〕屎”，師之六五“弟子與屎”，兩“屎”字通行本均作“尸”，知屎為尸的異體字，讀音與尸字同。鄂君啓節“夏屎之月”的“屎”也如此作，因此，“夏屎之月”的“屎”字也當讀與“尸”字同。

帛書卒〔萃〕之尚〔上〕六“桀欸涕洟”，通行本作“齋咨涕洟”。《周易集解》引荀爽、虞翻，《古易音訓》引陸希聲均作“齋資”。按：桀為齋的異體字，因此桀可假為齋。欸字是欸的簡體，因為帛書《五十二病方》有螿字，是螿字的簡體，所以欸是欸的簡體。欸字亦見《石鼓文》“率欸”。《說文》云：“螿，从韭，次弟皆聲。”由於次與弟同音，所以欸字無論是从次聲或是从弟聲，都同咨或資音近。例如从弟聲的越字，《說文》云“讀若資”；通行本《周易·夬》“其行次且”，次字鄭玄本作越；《儀禮·既夕禮》“設床第”，鄭注：“古為第為次。”都是弟與次同音之例，因此欸〔欸〕字可假為咨及資。帛書“涕洟”的“洟”字，通行本作“洟”。《釋文》：“鄭云：‘自目曰涕，自鼻曰洟。’”故洟和洟都是鼻涕之意。《說文》云：“自，鼻也，象鼻形。”因為自的本義為鼻，所以鼻息的“息”字从心从自，卧息的“眉”从尸从自。《說文》謂眉字“从尸从自會意，自亦聲”。準此而言，洟字也應該从水从自會意，从水从自正是鼻涕之意。《詩·澤陂》：“涕泗滂沱。”傳：“自鼻曰泗。”泗、洟、洟三字音近相通，洟應為本字，泗與洟都是假借字。但是，古籍中不見洟字有鼻涕之義，這是因為泗、洟等假借字通行，洟字就失去其本義了。通過帛書的“涕洟”，我們才能認識洟字的本義。

帛書損卦卦辭“齋之用二巧”，通行本作“曷之用二簋”。大有之初九“無交齋”，通行本作

“無交害”。按：𨾏字是牽字的簡體。《說文》云：“牽，車軸耑鍵也。兩穿相背，从舛，𨾏省聲。𨾏，古文𨾏字。”牽字中部所从的“𨾏”或“𨾏”省寫爲𨾏，再省去下部所从的牛，就成爲𨾏字。這是車轄的轄字。牽、𨾏是本字，轄是異體字。在損卦中𨾏讀爲曷，在“大有”中𨾏讀爲害。𨾏與曷、害同爲匣母，又同爲祭部字，故得通假。

帛書羅(離)之尚(上)九：“王出正(征)，有嘉折首，獲不𨾏。”通行本作：“王用出征，有嘉折首，獲匪其醜。”按：𨾏當假爲醜。《詩·遵大路》：“無我醜兮。”《疏》：“醜與醜古今字。”所以𨾏讀爲醜。“獲不𨾏”的“不”字和“獲匪其醜”的“匪”字都應讀爲“彼”字，所以“獲不𨾏”即“獲彼醜”；“獲匪其醜”即“獲彼其醜”，“彼其”即《詩·羔裘》、《候人》“彼其之子”的“彼其”，王引之云：“其，語助也。”(見《經傳釋詞》)所以“獲不𨾏”和“獲匪其醜”的含義相同，即《詩·出車》“執訊獲醜”，《常武》“仍執醜虜”之意。

帛書剝之初六“載貞兇”，通行本作“蔑貞凶”。按：載是叢的或體字。把叢字所从的橫目改寫成豎目並移於下部，再把上部省寫成戔，即成載字。由於載是叢的或體，所以可假爲蔑。

帛書豐之尚(上)六：“哭其無人。”“哭”字，唐石經作“闕”，宋撫州本作“闕”，阮刻注疏本作“闕”。按：宋撫州本和阮刻本並誤，以唐石經作“闕”爲是。闕从門吳聲，吳字或作睪，《通俗文》云：“驚視曰睪。”帛書之“哭”與“睪”形近，當爲睪之異體，故哭即吳，以音近假爲闕。《釋文》引《字林》：“静也。”《周易集解》引虞注：“空也。”

帛書贛(坎)卦卦辭“有復雋心”，隋(隨)之尚(上)六“乃從𨾏之”，雋字即𨾏字，通行本並作維。按：雋與𨾏並爲𨾏的異體字，假作維。《說文》：“維，維綱中繩，从糸𨾏聲，讀若畫，或讀若維。”維字讀若維，自可假作維。因此雋與𨾏亦可假作維。

帛書乖(睽)之六三“見車𨾏，其牛謹”，通行本作“見輿曳，其牛掣”，兩者不很相同。按：𨾏疑假作折。《左傳》襄公十七年：“國人逐瘦狗。”瘦字，《說文》及《漢書·五行志》並引作“𨾏”，而瘦字即瘰字。瘰可以假爲𨾏，則𨾏字可以假作折。“其牛謹”之謹字即拙字，與曳通。故“見車𨾏”即“見車折”，“其牛謹”即“其牛曳”。通行本“其牛掣”的掣字，《釋文》云：“鄭玄作掣，云：‘牛角皆踴曰掣。’《說文》作𨾏，云：‘角一俯一仰。’子夏作契，云：‘一角仰也。’”帛書的𨾏字其實同掣、掣、𨾏、契諸字也相通假，由於帛書作“見車𨾏”，通行本作“其牛掣”，所以字義各不相同。

帛書辰(震)卦卦辭“不亡鉞腸”，通行本作“不喪匕鬯”。《說文》：“鬯，以秬釀鬱艸，芬芳攸服，以降神也。从凵，器也。中象米。匕所以扱之。《易》曰：‘不喪匕鬯。’”鬯爲祭祀所用的香酒，盛這種香酒的器具也名爲鬯。《國語·周語上》：“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。”注：“玉鬯，鬯酒之圭，長尺一寸，有瓚，所以灌地降神之器。”玉鬯的鬯又可以寫作瑒。《說文》：“瑒，圭尺有二寸，有瓚，以祠宗廟者也。”帛書鉞腸的腸字應是瑒的假借字，當然也與鬯字相通。

帛書井之六四，“井栲，无咎”，通行本作“井甃，无咎”。按：漢印中叔字的左偏旁作豸，知栲字即栲字，也就是椒字。椒字古常與从秋聲之字通假，如《左傳》文公九年“楚子使越椒來聘”，椒字《穀梁傳》作萩；《左傳》襄公二十六年“椒舉娶于申公子牟”，椒字《國語·楚語上》作湫。椒字既然常與从秋聲之字假借，當然可以假爲甃。

帛書夬之九四“脈無膚，其行鄭胥”，通行本作“臀無膚，其行次且”。按：脈字亦作脣。《考工記·栗氏》：“其臀一寸。”鄭注：“故書臀作脣。”因此脈與臀相通。《釋文》云：“次，本亦作越，或作跲，《說文》及鄭作越。且，本亦作起，或作阻。”這個詞也可以寫爲“萋且”，《詩·有客》：“有萋有且。”次且、萋且和鄭胥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寫法。

帛書有個別的字，與漢代的古文《易》相同。例如，婦(否)之初六“友茅茹以其萑”，萑字通行本作彙。《釋文》云：“彙，古文作萑。”

(5) 帛書的古音

帛書《六十四卦》的通假字和叶韻，也有助於對漢以前古音的探討。現在擇其較爲重要的介紹於下。

帛書禘(需)之尚(上)六“有不楚客三人來”，通行本作“有不速之客三人來”。按《釋文》云：“速，馬云：‘召也。’”《儀禮·鄉射儀》：“使人速。”注：“速，召賓。”知作“速”字是，“楚”字當假爲“速”。就聲母言，楚爲穿母二等字，速爲心母字，在《玉篇》和《萬象名義集》中照系二等和精系常互爲反切上字，故楚字和速字的聲母相近。就韻母言，楚在魚部，速爲侯部入聲，在《詩經》中侯部字有時同魚部字叶韻。如《賓之初筵》以語、殺韻；《采芣》以股、下、紓、予韻；《七月》以股、羽、野、宇、戶、下、鼠、處韻。到了戰國時期，侯部字同魚部字叶韻更爲普遍，如《老子》二十六章以主、下韻；《逸周書·小明武》以古、阻、下、主韻；《素問·示從容論》以足、著、索、逆韻；《離合真邪論》以處、度、候、路、忤、布、故、處、寫韻，又以怒、下、取韻；《鬼谷子·捭闔》以戶、後韻；《陰符》以虛、無、銖韻；《文子·道原》以慕、欲、慮韻，又以下、與、後韻；《上德》以玉、素韻。以上所舉，僅是部分例子，已足以說明戰國時期侯、魚兩部關係的密切；到了西漢，侯部就併入魚部了。因此，就韻母言，楚字和速字也相近。既然楚字和速字的聲母和韻母都很相近，楚字就可以假借爲速字。

帛書旅之初六：“旅瑣瑣，此其所取火。”通行本作“斯其所取災”。按：火與災義近。《左傳》宣公十六年：“凡火，人火曰火，天火曰災。”《穀梁傳》昭公九年：“夏四月，陳火。國曰災，邑曰火。”《公羊傳》襄公九年：“曷爲或言災，或言火？大者曰災，小者曰火。”三傳解說各不相同，但均以災與火並舉，正是因爲災與火含義相近之故。在《詩經》中，火字在微部，如《七月》以火、衣韻，又以火、葦韻，《大田》以稗、火韻，均說明火字在微部。在這裏，火字與上文的瑣字叶韻，則火字應在歌部。《詩·汝墳》傳和《爾雅·釋言》並云：“燬，火也。”表明燬與火讀音相同，燬字本來也在微部，然而帛書《稱》云：“先天成則燬、非時而榮則不果。”燬與果韻，則燬可以讀爲歌部字。燬讀爲歌部字是火讀爲歌部字的有力旁證。又《方言·十》：“燥，火也。楚轉語